

# 无产阶级一定要占领自然科学刊物阵地

## ——戳穿邓小平一伙鼓吹的“纯学术”的谎言

张 锋

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角。这一划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揭露了刘少奇一伙炮制的《二月提纲》的修正主义实质,粉碎了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通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全党,号召我们揭露和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领导权。毛主席向全党庄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自然科学刊物是党在科技战线的重要宣传阵地,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场所。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篡夺了出版界的领导权,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十年来,科技出版战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是沿着《通知》所指引的方向,在自然科学刊物改革的道路上努力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初步取得了成绩。

可是,对于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总代表邓小平是决不会甘心的。去年七、八、九三个月,邓小平亲自挂帅,直接指挥炮制了一个所谓《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它是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科技界的黑样板,也是十年前那个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在《汇报提纲》中,邓小平以及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科学技术特殊”的幌子,再次搬出所谓“纯学术”的虚伪词句,提出什么,“各种学术刊物要**提高质量,使它们真正成为开展学术交流的阵地**”;大骂无产阶级“简单粗暴”,气势汹汹地指责我们不懂科学却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随意加以否定”;他们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自然科学阵地,胡说什么“现在是用哲学代替了自然科学”,等等。

科学技术是否和阶级斗争紧密相连?自然科学刊物是否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打着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的幌子搞什么“学术交流园地”,为修正主义开辟阵地;还是按“两服务一结合”方针,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自然科学是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指导,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这是我们历来和修正主义路线的重大原则分歧。今天,对于邓小平一伙重弹《二月提纲》的老调,在科技出版界所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必须坚决加以驳斥。

---

自然科学是人类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劳动人民用血和汗浇灌出来的。可是几千年来,

在私有制度下,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自然科学知识往往为剥削阶级所霸占和利用,成为“**特权者的东西**”,“**巩固富人和剥削者的阵地的材料**”。(《列宁全集》28卷389页)一部自然科学发展史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它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无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成为宗教和神学的恭顺的奴婢,剥削阶级竭力歪曲自然科学,借此蛊惑人们向神圣的造物主顶礼膜拜,从而加强和巩固其对于劳动人民的血腥统治。

社会主义制度为使自然科学重新回到劳动人民手中,成为解放和造福劳动人民的工具,创造了前提。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把持下,少数资产阶级“权威”大搞学术垄断,对工农兵进行种种封锁和压制。在科技出版阵地上,他们为封、资、修的毒草大开绿灯,让宣扬崇洋媚外、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的货色到处泛滥。为了诱感和拉拢科技人员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跑,他们肆无忌惮地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搞“三名”、“三高”,用金钱、名誉、地位去腐蚀人们的灵魂。文化大革命前,自然科学刊物阵地,用工农兵的话来说,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名利交易所”,“大门八字开,工农进不来”,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时,象“群钻理论”这样富有创造性的工人阶级的优秀科技成果,在出版《北京科学讨论会论文集》时竟被打入“另册”。那时,刘少奇一伙何尝不是打着“纯学术”的旗号,声称自然科学刊物是所谓“学术交流的园地”,然而实质上它却替资产阶级“权威”撑腰,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大造舆论,这究竟是谁家的“园地”?事实不是作了最好的回答吗?!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科技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自然科学刊物也出现了新面貌。一大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统帅的科学论文,以清醒的、刚健的文字杀上了昔日死气沉沉的论坛,它们积极投入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斗争;工农兵和革命的小人物第一次迈着雄壮的步伐,登上了自然科学刊物舞台;以往“泥腿子”、“卑贱者”无权问津的某些理论领域,今天出现了广大工农兵和科技人员热烈参加争鸣的局面;编辑部门实行“走出去,请进来”,开展“三结合”的编创活动,为无产阶级占领刊物阵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科技出版战线是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在这里资产阶级的传统势力和陈腐偏见十分严重。学阀垄断、知识私有、技术至上、名利思想等旧观念根深蒂固。由于我国目前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旧的资产阶级还在,还有大量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凭借他们在科学知识上的某种暂时的优势,时刻企图和无产阶级较量。他们拼命地要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对于无产阶级在科技领域的全面专政恨得要死。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并且还千方百计地要在科技界豢养一批精神贵族,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请看今日的苏联,就是一伙打着“技术专家”招牌的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党政大权。因此,科学技术从来是为一定阶级的一定政治路线服务的。党内走资派要搞复辟,从来不肯放过科技这块阵地。林彪就玩弄“技术掩盖政治”的手法,利用科学技术为其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打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旗号,和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起,起草《汇报提纲》,妄图借此冲破一个缺口,然后全面铺开。可见,科技战线由谁占领,执行什么路线,按照什么方向和道路前进,仍然存在着非常激烈、尖锐的斗争。在自然科学刊物阵地上,占领和反占领、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还将是长期的。邓小平和科技界的走资派搬出“科学技术特殊”的招牌,公开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其目的是妄图抹杀科技领域的阶级性,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阻挡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的胜利进军。其实,科技领域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

这条战线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比起教育界、文艺界来毫不逊色，而且对于这条修正主义科技路线的批判还刚刚开始，这里的改造任务因而也就更为艰巨和繁重，仅此而已。

毛主席指出：“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报纸、刊物、广播、通讯社都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列宁也曾指出，无产阶级文化要“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因此一切自然科学刊物同样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社会主义的自然科学刊物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是否公开承认这一点，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在办刊问题上的根本分歧。邓小平及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谓“纯学术”刊物的论调纯属欺人之谈。解放以来，科技出版战线的阶级斗争有哪一年哪一月停止过呢？去年九月正当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邓小平用偷天换日的手法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说什么“刊物太少了”，一边却密谋策划筹备刊物，妄图篡夺党的宣传出版大权，那篇洋洋万言、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奇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是准备在这家刊物上发表的。可见，对于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邓小平一伙是丝毫不放松的。这伙人正如鲁迅先生曾指出的那样：“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他们提出什么刊物要“名副其实”、“提高质量”、“纯学术”等等超阶级、超政治的口号，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伪善而已。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 二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然科学，不断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自然科学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一切自然科学刊物的根本任务。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规律的，这些规律本身没有阶级性。但是谁去总结和研究，为谁所利用，这在阶级社会中必定受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制约，必定受一定世界观的支配，因此就一定渗透进人的阶级意识。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都把“天圆地方”、“地球是中心”奉为万古不变的信条，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高度发展的十九世纪中叶，又产生了生物进化论以代替那对于创造世间万物的“造物主”的膜拜。可见，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是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关连的。

近百年来，自然科学的许多新成果丰富和证实着辩证唯物主义，同时在苏修、美帝那里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必须记住：正因为现代自然科学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所以往往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反动的哲学学派和流派”。请看，从美苏两霸“能源枯竭”、“生态危机”的喧嚣到“世界末日”的哀叹；从“天才复制术”、“传心术”的叫卖到电子算命术和特创论、宗教的泛滥，都在说明着这一点。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西方个别学者竟否认进化有任何规律可言，连人类的出现也被认为纯属偶然的事。他们以谈科学为幌子，猖狂地攻击唯物辩证法，狂叫要人们“彻底抛弃”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竟要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变性”“世代相传”下去\*。

---

\* 见法国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一书。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就提出,要组织对“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广大工农兵、科技人员和红卫兵小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勇敢地杀上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他们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就敢于藐视那些老古董,向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宣战,向一切修正主义观点宣战,结合学科开展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较高水平的文章。诸如对相对论、宇宙热寂论、大爆炸宇宙学、特创论、还原论以及微积分、量子力学到古人类学等等广阔的领域,都留下了他们革命大批判的战斗业绩,取得了初步战果。

另一方面,广大工农兵和科技人员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统帅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效。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我们的自然科学刊物中的许多论文,离这个要求还相差很远。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阐明和总结自然现象和规律,揭示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是自然科学发展本身的需要,也是向工农兵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需要。可是文化大革命前,许多作者**“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残渣”**,因此,**“论文千百篇,实际不沾边,烦琐又枯燥,看了眼发眩”**,文化大革命的春风一吹进这一阵地,工农兵和科技人员开始运用哲学的武器指挥战斗,才使我们看到了象工人电光源专家蔡祖泉讲他如何为革命造灯,农民花生栽培家姚士昌讲他如何发现花生高产规律,和大寨大队社员关于发展土壤学理论的这样的好文章。

上述两方面的成果,在我国自然科学战线上是破天荒的。它巩固了科技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搅乱了资产阶级“权威”和党内走资派的酣梦。邓小平一伙在《汇报提纲》中就正是用“简单粗暴”这样的咒语,对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诬蔑我们是不懂科学实验而乱发表意见,胡说什么现在是“用哲学代替了自然科学”等等。从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批判“知识私有”的猖狂攻击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革命大批判是何等仇视!这足以说明邓小平一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

目前,自然科学刊物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研究和讨论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支持新生事物,总结历史经验和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一个自然科学刊物,就是要带领本学科领域进行战斗的。我们必须一门一门地清理和分析各个学科的历史、现状、理论、学派和思潮,坚持不懈地开展对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和各种反动思潮的革命大批判。在这方面,战斗还刚刚开始。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谈到刊物改革时说什么:**“不要一谈就是方向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一个大大提高质量的问题”**,这就一语道破了他们这伙人的用意就在于一个“扭”字,企图让自然科学刊物重新“扭”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老路上去。这只能是痴心妄想!亿万工农兵和一切革命的科技人员是绝不会依了他们的。

### 三

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十年前在刘少奇、邓小平授意下炮制的《二月提纲》,到今天邓小平指挥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的《汇报提纲》,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及反革命手法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篡夺党的宣传出版大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

毛主席在《通知》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

**产阶级专政。”十年后的今天,毛主席又着重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说明,科技出版战线的革命要继续深入和不断发展,就仍然要同走资派、同他们执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作不断的斗争。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是破坏和反对科技出版战线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否定科技出版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就是要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妄图阻挡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通知》的号召下无产阶级在这一领域的胜利进军。

可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整个自然科学领域,占领自然科学刊物阵地,使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使命。它代表了无产阶级和亿万工农兵群众的革命利益和要求。任凭资产阶级老爷们、党内走资派怎样嚎叫、哀鸣,都阻挡不了这一历史的潮流。正如毛主席在1964年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今天,邓小平及科技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正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以所谓“纯学术”为幌子,竭力对抗科技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自然科学刊物的改革,这就不能不使他们自己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不久前在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恰好用无情的事实把邓小平一伙关于“纯学术”的谎言击得个粉碎。他们炮制的那个《汇报提纲》的反革命面目因而更加暴露无遗,受到了革命人民的更为严正的审判。

科技出版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仍在继续。让我们沿着《通知》所指引的方向,全力投入当前深入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以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英勇气概去迎接战斗,夺取胜利,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牢牢插上自然科学刊物阵地!